

沉默的數字



蕭伯納曾經說過,一個真正受過教育的人的標誌,就是他能深深被統計數字打動。我以為,如果蕭伯納活在我們這個時代,他可能會改口說:一個受過教育的人的標誌,就是不被統計數字忽悠。

小布什政府曾經推行過一項減稅政策,有關官員指出,這項政策會惠及絕大多數美國家庭。政策推行之後,將會有 9200 萬美國人享受減稅待遇,人均減稅額為 1083 美元。然而事實上,只有少數巨富有資格享受到大額減稅,正

是這些人拉高了平均值,減稅額的中位數其實還不足 100 美元。

“人均”是個極不靠譜的統計數據。假如你在參加同學聚會,全班 30 個同學正在敘舊,你的同班同學馬雲也來了,根據彭博亞洲富豪榜的最新數據,馬雲的個人資產為 350 億美元,那恭喜你,你們班的“平均個人資產”達

到了 10 多億美金,歡迎來到億萬富翁俱樂部。當然,聚會結束後,你這個“億萬富翁”騎着電動車回家,你的老婆因為供孩子讀書的錢不夠依然沒有給你好臉色,搓衣板該跪還得跪。

《紐約時報》曾說過一句精闢的話:“數據本身並沒有撒謊,只不過有些數字沒有發出聲音罷了。”我們之所以被統計蒙蔽,是因為我們沒有看到另外一些數字。

如果你不幸患了前列腺癌,那么通常有三種治療方法:手術移除前列腺、放射治療、短程

療法,然而 ED 是這些治療方法常見的副作用。研究人員對 1000 名男性的調查結果顯示,治療後性功能沒有受到損害的,手術移除組佔 35%,放射治療組佔 37%,短程療法組佔 43%。

那么我們很容易得出短程療法損傷最小的結論。事實上並非如此,因為有一組數字沉默了——願意接受短程療法的患者通常較為年輕,健康狀況也較好。

《紐約客》的資深影評人寶琳·凱爾也曾犯過同樣的錯誤,她說:“尼克松不可能贏得選舉,我認識的人都沒有投票給他。”事實上,尼克松最後贏得了選舉,凱爾得出錯誤結論的原因是一個不合格的樣本產生的誤導性結論。

當電台或者網上的民意調查得出某種壓倒性的結論時,我們也必須保持警惕。因為願意參與民意調查的人,往往是對某個問題有強烈看法的人,那些直接利益相關者更願意打進電話來表達觀點,另外就是擁有大量空閑時間的人,而大多數人則從不會去填寫任何調查表格。

這種情況其實相當常見,當媒體對某件事情得出驚人一致的看法時,並不代表這種看法有普遍性,很可能只是一些聲音沒有發出罷了。

從熟食店買回來,單吃也好,夾着麵包吃也好,配着蔬菜吃也好,這種原產于立陶宛的紅腸質地比香腸更嫩,比美國熱狗香腸緊實,比英國的香腸更干。

哈爾濱紅腸有着燻制的味道,這也是俄羅斯人帶入中國的精彩“美食遺產”。

糖炒栗子(Sugar-fried chestnuts)

一到秋冬,街邊就壘砌起一口口巨大的鐵鍋,廚師們揮着臂膀,在鐵鍋中來回翻炒在黑色沙子中的板栗。

炒出來的板栗油光鋥亮,香甜軟糯,大冬天捧着一袋糖炒栗子,光是聞一聞這熱氣騰騰的香甜味兒,就讓人垂涎三尺。

水煮牛蛙(Sichuan boiled bullfrog)

水煮是川菜的特色做法,水煮牛蛙更是普羅大眾青睞的美食。牛蛙洗淨去皮斬塊,腌好後和辣椒、泡椒、花椒、豆瓣等翻炒,後煮熟端上桌時,湯還在冒着泡;衆人圍着這一大碗水煮牛蛙,配着噴香米飯,香辣四溢,刺激着人的味覺神經。

白斬雞 (Boiled chicken chops served cold)

在中國,人們往往認為帶着骨頭的雞肉是最美味的。白斬雞就是一道典型菜。

三黃雞不加調味烹煮,色澤金黃,皮脆肉嫩,佐以蝦子醬油,百吃不厭。肉固然好吃,但最美味的其實是骨頭,搭配醬汁,能吸吮出奇特的味道。

奇的目光看失明、四肢不全、兔唇、唐氏綜合徵人士,又或當衆跟子女說:“你不應這樣盯着人家,他會很尷尬,他已經很不幸了,我們應同情他,幫助他。”家長以為這就叫家教,其實是好心做壞事,這是在往傷口上撒鹽,要教就應早在家里教了。

春風化雨,學校不單教學問,也教普世價值、正確觀念,用的不僅是書本和考試,還要在日常生活中潛移默化,把這些概念融入孩子的血液之中。



最令中國人思鄉的 14 道菜

上海大閘蟹(Shanghai hairy crab)

對於上海人來說,金秋時節,如果不來上一頓大閘蟹,簡直不能好好過日子。

每年秋天,肥美的大閘蟹被一批一批送到家庭廚房,街邊飯館以及豪華酒店。家庭主婦們忙着從菜市場購入這些美味,僅需洗淨放進國內蒸熟,蘸着姜醋,鮮美至極。

說到吃蟹,其實還是一件高雅的事。古人為此還發明瞭蟹八件,一只蟹上來,用剪刀剪下二只大螯和八只蟹腳,將腰圓錘對着蟹殼四周輕輕敲打一圈,再以長柄斧劈開背殼和肚臍,之後拿鉗、鑷、叉、錘,或剔或夾或叉或敲,取出金黃油亮的蟹黃或乳白膠粘的蟹膏,取出雪白鮮嫩的蟹肉……吃完後,殼還能拼成一只“大閘蟹”。

除了蒸大閘蟹,各家名廚還能做出一席螃蟹宴——炒蟹黃、蟹黃豆腐、清蒸蟹肉丸子、蟹粉小籠包……啖蟹、飲酒、賞菊,簡直為人間樂事。

鴨血粉絲湯(Duck blood soup with vermicelli)

北京烤鴨是全球聞名的美食,但在論起愛



鴨卻不如南京。秦淮河畔,老饕吃的鴨子花樣繁多,從鹽水鴨到桂花鴨,最流行的,還是一碗鴨血粉絲湯。

粉絲配上鴨血、鴨腸、鴨肝,另加入豆腐、姜汁、榨菜……起鍋盛到大湯碗里,最後撒上切碎的小葱和香菜、胡椒粉輕輕一攪,香氣撲鼻。一天三頓,南京人幾乎天天吃鴨血粉絲湯。

哈爾濱紅腸(Harbin red sausage)

哈爾濱紅腸是相當受歡迎的冷切腸。人們

湯姆的眼珠會掉下來

兒子念小學二年級時,一日放學回家吃點心,我跟他閒聊,問他學校當天有沒有特別的事情發生,他閑閑地說:“沒什麼,只是湯姆的眼珠子掉了出來,我們替他拾回去,他在飲水機洗了洗,放回去了,但沒消毒,我擔心會有細菌。”

我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又不想顯得大驚小怪,問:“是不是媽媽聽錯了?你是說湯姆的眼球嗎?”

“是,他的眼球不知為什麼老是掉下來,可能需要換一顆大一點的。”兒子就像在說湯姆的校服襯衣需要換大一點般輕鬆平常。

我細問湯姆的眼球掉下來的原因,兒子理所當然地說:“他的左眼失去了眼球,醫生替他放了一個假的進去,看起來跟真的沒分別。但沒實際用途,他的左眼仍是看不到東西。”

同學們對於湯姆瞎了一只眼睛的事實很容易接受,不會歧視或取笑他,跟他相處與其他同學無異。湯姆的眼球隨時會掉下來,大家也不會把他看成怪物,就只管替他拾回眼球,像拾回一

個乒乓球,沒有驚恐尖叫,不當作一回事。

兒子的另一個小學同學約翰過生日,在他家大廈的花園開生日派對,我陪兒子前往。一班同學都到了,唯獨不見約翰,我又借此機會教導兒子守時的重要性,作為主人也遲到,太不禮貌,令客人感覺不被尊重,兒子卻解釋:“約翰向來比較慢,我們一班同學都理解,所以不會介意。”

看到約翰拖着媽媽的手,一臉真摯笑容地迎面走過來,我感到十分慚愧,想馬上收回剛纔的評語,原來約翰是唐氏綜合徵患者。同學們並沒有認為他遲鈍、智商低,只是“比較慢”,不覺得他異于常人。約翰跟同學們相處融洽,大家沒有特別選就他、呵護他,他玩遊戲輸了同樣要受罰。

我在旁邊看着,很贊賞學校實行人性化的融合教育,在每班錄取兩三名智商有問題或身體殘障的同學,貫徹“一視同仁、傷健一家”的精神,小朋友自幼從現實生活中學到“人人平等”的觀念。學校和家長無須特別嚴訓孩子不要歧視殘障人士。有時在街上會聽到大人阻止子女用好

都印着星條旗圖案。

從小學開始,美國學生每天早晨向國旗宣誓,洗腦之深,讓其他國家看了都不好意思。

可是,一旦到了國外,美國人的愛國情操就立刻動搖了。

首先,美國男人爭着娶外國新娘,對本國“剩女”看都不看,說她們吃漢堡吃壞了。

再看看我們中國人,不論離開祖國有多遠,不論在國外吃頓中餐有多么艱難和昂貴,也必須要拿着筷子吃燻肥腸、魚頭泡餅,然後喝一大碗疙瘩湯,這就是愛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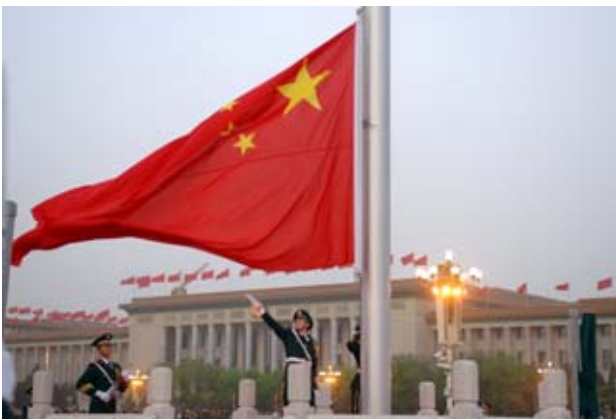
和美國人不同,我們中國人很少在國內炫耀自己有多

愛國,一提起國家來基本都會發牢騷。

越是在國內掙了大錢的,在改革開放中得了大便宜的人,發起牢騷來就越狠、越犀利和刻薄。

國歌響起時

北美崔哥



為什麼美國人一聽國歌就手捂胸口?

美國人回答:一聽國歌就想起祖國,一想起祖國就想起這輩子自己給祖國繳了太多的稅,然後胸口就疼,就得捂着。

在美國的 28 年里,我還真趕上一次,那是在橄欖球賽場的公共廁所。

我身邊一位美國退伍老兵正在撒尿呢,國歌一響,老爺子馬上立正,轉身,手捂胸口。等國歌演奏完了,我低頭一看,尿我一身。我當時特別憤怒:你聽國歌尿我身上幹嗎呀?

第二例,北京某國際小學有一個美國小孩,奏中國國歌時拒絕起立和行禮,老師說必須起立,不然就叫城管。小屁孩兒害怕了,第二天奏中國國歌時,他乖乖地站起來,右手敬着美國大兵式的禮,眼睛卻注視着他的左手心。

原來,在他舉起的左手心里,握着一枚小小的牙籤,牙籤上竟然貼着一面小小的星條旗。

“崔哥,這絕對是真事兒。”小學老師告訴我。

我的心靈被震撼了。

一個美國小屁孩兒,居然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有堅持信念的能力。他可能都不會寫 Patriotism(愛國精神),但是他的行為卻完美詮釋了愛國的含義。

美國人喜歡在國內顯擺自己愛國:家家戶戶挂國旗,褲衩胸罩上印國旗圖案,連衛生紙上



忘記在哪本書上讀到的了,說每個城市都有獨特的氣味。你去旅遊,如果帶上靈敏度高、能辨識多種氣味的鼻子,就能在看風景之外,多上一重享受,或者折磨。芥川龍之介的散文《大川河的水》中引了俄羅斯作家麥列日科夫斯基的話:“佛羅倫薩特有的氣息就是伊利斯(希臘神話中虹的女神)的白花、塵土和古代繪畫的油漆味。”他自己則聲稱,東京的氣息就是“大川河的水的氣息”。20 年前,一位從美國東海岸搬到舊金山來的朋友對我說:“找紐約唐人街,不必問路,憑鼻子就行。”意思是那里臭味熏天。那地方我去過,並沒那么嚇人。再想下去,便覺得此說失諸玄虛,一個城市不可能像市花、城徽一般“獨沽一味”,無非是一種譬喻,有如以花比美人、以蘭喻君子。有一年我到西安去,從飛機上鳥瞰,田地上冒着鋪天蓋地的濃煙,據說是在燒麥秸。於是,那些天,不管我在去華清池的路上還是逛美食街,都被混濁帶辣的焦味纏繞着。

任是怎樣強烈的氣味,都難以瀰漫一個城市的大街小巷,除非是實施焦土戰術時的煙火氣。但是,每個特定區域,是有“嗅覺上的地標”的。例如,在意大利餐館林立的舊金山北岸區,會聞到迷迭香、乳酪混合番茄醬的味道;在納山陡峭的街上,走得上氣不接下氣,每一口都吸進烤蒜子麵包的濃香,那是從大旅館的廚房飄出來的。說到最為熟稔的唐人街,不能不承認,它遠不如日本城乾淨,但沒有不堪到尿騷熏人的田地。穿行于五花八門的漢字招牌之下,在摩肩接踵的行人之中,聞得到烤鴨和燒豬的香味,但那不是來自脆焦的皮,而是腔內填充料複合的氣味,以蔥和豆瓣醬為主體,雜以八角、茴香、肉桂,濃鬱而不黏滯,是標準的世俗誘惑。還有從海產店溢出的帶魚鱗閃光的腥氣,從蔬菜店冒出的露珠一般的青草氣,從小吃店撲出的臟襪子一般的臭豆腐氣,港式茶餐廳向人行道源源供應的是蔥油餅的香氣。但最好還是往虛里說——是剛剛打開大門的廟宇的氣息,早已熄滅香火,仍舊將煙氣裹在清新的海風里,若有若無的陳腐,附在喧囂的市聲末尾。

儘管因對花粉過敏,我並沒有一個獵狗一般好用的鼻子,在舊金山的街上經過,大多數時候感覺無味。這倒是較合宜的,如果有什么氣味逼近,可不是好事——如果在巴士上,那是剛上來一個邋遢無比的流浪漢;如果開車,是誤闖了垃圾遍地的貧民窟。

對一個城市、一個地區的印象,如果光憑眼睛,你會傾心于它的景致,但要真正喜歡上它,留戀它,還需嗅覺的認可。前者賴于你的修養,從美學到對城市風俗和歷史的把握;但氣味僅僅訴諸感覺,它決定着,你和城市親昵到哪種程度。

《義勇軍進行曲》的聲音。你抬眼一看,看到在五顏六色的外國國旗里橫空飄來一面五星紅旗,這時的你突然意識到自己好像是中國人來着——不是好像,而是實實在在的中國人。就在這一刻,你的鼻子可能就發酸了,嗓子也開始哽咽,眼眶不知不覺就濕了。

說實話,我在國外見證了無數庸俗和有個性的炎黃子孫在國歌聲里匆忙地流了淚。

在美國有五百多萬美籍華人,如果中國有難,我相信我們會在瞬間感到自己首先是中國人。

在美國聽美國國歌時,我再怎么努力,都無法把手捂在胸口上,總覺得哪兒不對。畢竟自己的故鄉只有一個,心臟也只有一個,總覺得應該把這唯一的心臟獻給唯一的故鄉——中國。

還真有一次,當中國國歌響起時,我發現自己的手捂在了胸口上。

有人問:“崔哥,你不是說中國人聽國歌不捂胸口嗎?你在想什么呢?”

我說:“一聽國歌我就想起了祖國,就想起我 1988 年離開祖國時是個窮人,後來祖國崛起了,所有發財的機會我一個也沒趕上,今天回到祖國,發現自己還是個窮人。這麼一想,就覺得自己太冤了,太倒霉瞭,然後胸口就開始疼,就必須得捂着。”